

## 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續紅樓夢新編 第二回 流恩綸山左江西秉鑒 占惠迪金童玉女臨凡

話說林之孝持帖稟話，係梅翰林來拜。這梅翰林名友福，浙右世家，隸籍仁和。前在鍾山書院掌教，與薛蝌相好，薛蝌遂將妹子寶琴許伊次子梅調鼎為室，夏間業已過門。前因梅翰林守制在籍，傳說他已作古，後來服滿，仍舊補了翰林，向為山東學院，差滿回京，陛見後，甚得溫旨，不兩月即升侍講學士。又值江西學政出缺，蒙恩欽點梅友福司衡江右。上年賈蘭即中在梅翰林房內。與賈政相得最深，且甚敬賈政為人正直，官聲清卓，兩下遂成莫逆。當日賈政聞梅翰林來拜，因居憂，本不見人，念係相好，不便推辭，忙忙吩咐快請。即一面仍回上房，穿一件素綢黑羊皮褂，急急走出，林之孝已將梅翰林讓進門來。梅翰林入門東轉，進一門樓，即見迤南假山一帶，修竹數竿，芍圃在左，菊籬傍右，中間魚池一區，現在水；互可鑒。白石欄杆環繞，不染纖塵。李貴高揭暖簾，梅翰林步入書房。尚未坐定，即聞賈政在後面帶領小廝數人急急走來，遂即連忙站起，走到門外迎見。兩人拉手相候，同進書房。

賈政此刻服已兩年，將及大祥，不便席地，遂與梅翰林分賓坐下。七十四、連輝當即捧上茶來。梅翰林一手接茶，即向賈政說道：「小弟連日碌碌，無一閒刻得領教益，時深仄切。」賈政方欲回言，梅翰林又接說道：「前日又蒙特恩視學江右，一切幕友苦難得人。這兩天方部署稍清，不過一二日請訓，約十五前後即當起身。不知老大人何以教我？」賈政因舉手說道：「老先生文名清望，久振木天。況逢聖主特知，將來綸扉重任，非公而誰？暫典衡文，未足盡其恩遇。弟因守制，未敢走賀，前著貴門人蘭造府道喜，想邀鑒有。惟是我輩相好，卮言刪卻。現既榮行在邇，弟亦不便公餞，今具薄酌，稍伸攀柳。並望勤慎掄才，得一二雋異，為他日國家梁棟，這便不負今日主上之恩。」遂一面吩咐李貴預備酒筵，圍爐小酌，促膝談心。梅翰林道：「老大人所贊，太過譽了，學生何以克當。至於後所贈言，敢不稍竭駑鈍，上酬主遇，中慰友望乎。既承厚愛留飲，弟不敢辭，謹遵長者之命。但稍涉煩縟，轉非知己。」

賈政聞言，即請梅翰林寬去大衣，另換隨身便服，遂即定席，轉靠南窗一張長幾，對面坐下。維時，爐添獸炭，鼎藝熱龍涎。方將杯箸取到，忽見林之孝忙忙走人，說道：「吏部長班陸鳴善來稟，今日已刻奉內閣片子，立傳老爺到閣宣旨。」便將內閣傳帖遞上。賈政接來一看，寫著：「內閣特傳原任工部郎中賈政，速赴內閣，聽候宣旨，毋遲。此傳。」

賈政看完，方欲問話，忽見東府賈大老爺赦同姪賈珍、小廝掀簾走進房來。賈政連忙站起握手請安，賈赦即與梅翰林作揖問候。賈珍見禮後，即打千請賈政安，賈政拉起道好。只見賈赦開口說道：「適在甄嘉言處，說今早有信，聞老弟有不次之擢，正來打聽。吏部現有傳行，二老爺不可稍緩。」言未畢，梅翰林遂即起身，連連應道：「大老爺所言甚是。君命不俟，萬不宜遲。弟尚有心腹之事相托，容當再請，並來道喜。」說著早已走出簾外。賈政急急說道：「弟雖奉傳，家兄即可代東，尚宜稍坐。」梅翰林道：「弟起身尚有數日，另為請教罷了。」當下一同送出府門。梅翰林坐車仍行拜客，賈赦同賈珍亦即上車回去。

賈政遂命伺候。派李貴、連輝騎馬跟班，遂到王夫人房來更換吉服，以便接旨。

此時王夫人房內，正同探春、史湘雲、寶釵及蘭哥兒吃飯才罷，、漱口時聞知此事，正不曉得是何緣故。忽見賈政進來，史湘雲即上前請安。——原來史湘雲現在孀居，王夫人接伊同探春暫住。賈政連忙問：「姑娘好。」即對王夫人說：「現在吏部傳行，即赴內閣聽旨。可速將衣服取來換過，立刻起身。」王夫人聽說，遂吩咐琥珀開箱取衣。——琥珀因老太太去世，王夫人遂留在房內，單管箱櫃。不言琥珀去取衣服，王夫人又吩咐彩雲：「你可快到廚房，速將替老爺所留之飯傳來吃了，即好赴閣。」賈政說：「我不吃飯了，可將隨便點心拿一兩樣來吃個罷。」王夫人即命玉釧、彩雲立刻端出雞蛋洋糕一碟，水晶鵝油糖卷一盤，奶酥果餡餡餅二樣，放在炕桌上。賈政便命史湘雲姊妹皆靠裡一帶坐下，遂即上炕吃了點心數個。彩雲倒茶喝了，立即更衣出去。在書房向賈璉總說了幾句話，不過照寶釵所言，查數回來再議，忙忙出門上車去了。

王夫人在上房同姊妹大家議論，不知是甚旨意。彩雲忽說：「邢太太同尤大奶奶已到門外。」王夫人即同史湘雲、探春等迎接出來。正欲問話，彩雲又說：「薛姨太太及邢姑娘皆進院了。」當下邢夫人一王夫人同眾姊妹、一時皆迎接上去，各自請安問好。玉釧隨掀高氈簾，薛姨太太及眾人皆到房內，薛姨媽便問道：「方才聽見二老爺入閣聽旨，定有升遷喜信，所以親身過來打聽。」邢夫人說：「可不是呢，我亦才聞，特地探問。」王夫人便將吏部長班送到內閣傳片，「老爺立刻起身到閣，尚未回來。跟去家人亦未給信。」遂命倒茶。彩雲、玉釧端上茶來，薛姨媽、邢夫人等一鍾茶尚未喝完，忽聞報「老爺回來了，說是皇上特恩放了戶部山東司郎中……」

話未說完，賈政同賈璉、賈環、賈蘭爺兒們從外說著走進院來。薛姨媽、邢夫人同王夫人及眾姊妹妯娌連忙迎到外邊。薛姨媽、邢太太連聲道喜，便問是何恩旨。賈政先替薛姨媽問好，邢太太請安，便向眾人說道：「我到內閣，不意王老太師早在閣中，當即宣旨。緣今早戶部山東司郎中出缺，吏部開列名單。我服未闕，例不開列。蒙特旨：賈政在籍二年有餘，服已將滿。戶部山東司郎中員缺，著賈政補授，先行到任，俟服闕再行實授。欽此。似此皇恩高厚，我賈政糜頂難酬。」

當下眾人無不喜悅。賈璉等及李紈眾姊妹皆替賈政。王夫人叩喜。賈政因見薛姨媽在此，不便坐下，遂同賈璉等來到書房，商議明日謝恩到任等事。一連數日，賈府賀客盈門喧闐，車馬應接不暇。

轉跟已過初十以後。那日賈政稍閒，正與賈璉查明出入用項，分派家人存留及一切月費日用等事，忽報梅翰林辭行拜會。賈政當即接人，見面彼此稱賀。賈政先開口道：「弟正備小東，屈駕明日一談。今降玉趾，省弟一番煩文纏節，所謂知心自應如是。」梅翰林道：「老大人受聖上特知，逾格垂恩，弟聞信雀躍。前雖踵門來賀，未獲面致。弟今定期十六日起程，所以親身奉候老大人。教誨之餘，更賜飲食，則弟轉作不速之客了。」說罷彼此大笑，分賓坐定，七十四送茶上來。茶罷，梅翰林道：「老大人持身正直，一歲三遷，原非分外。然蒙此番聖恩，始見老大人平素受知，不同流輩。」賈政道：「弟有何能，聖上念先人遺蔭，格外培植。受恩愈重，報稱愈難，弟方深仄歉。老先生不以言教我，轉蒙過譽，使弟倍增愧赧。」梅翰林道：「老大人何作此言。弟才所說皆是實話。即如弟從山左回來，又蒙新命，亦不知如何報效！前意與老大人所見相同，惟期勉竭棉薄，以報高厚於萬一耳。」

賈政連連說是。遂一面吩咐李貴等在小書房備酒，」即邀梅翰林向左進一小院，便是賈政平日獨坐頤養之地。七十四掀起暖簾，梅翰林走入屋內。但見四壁光明，裱糊潔淨。賈政因在制，壁上並未掛畫，」楠木條案上擺金鼎一尊，滿焚芸檀，旁放定窯白磁瓶一件，上插臘梅、天竹，頗有閒趣。東首中放書桌，兩旁列四張椅子，桌上擺著舊帖數部，古書兩套，外有文房四寶，放在都陳白玉盤內。西側暖炕上鋪絨氈，青嚙嚙棉褥，中放小報梨桌一張，靠背、拐枕、座褥俱全。地放腳搭、痰盂，當中安放楠木八仙大桌，兩邊椅子八張分列，不涉繁華，別有次第。梅翰林重行施禮，遂同賈政就在暖炕坐下。

二人閒談許久，李貴、連輝遂將桌子調開，擺上果碟二十四個；七十四、葉忠捧杯，兩傍伺候。賈政起身讓梅翰林，分賓坐定，賈政安席。二人對飲間，梅翰林忽擎杯拱手說道：「弟今奉命南下，心中一件緊要事，前次即欲請教，未得暢言。弟遊宦在都，向來賃房居住。今賤荆在敝鄉，尚未接到，惟有小媳及數房家人同寓。且弟一身國是，所有家政，必須小兒偕行。薛親家處，年來想在洞鑿。欲將小媳同去，實與官箴不便；欲留都內，又苦無得靠之地，弟甚為難。因叨愛下，用敢直言。不知老大人可有一法，使弟放心長往？則感非言喻矣。」賈政聞言，默然片刻，徐徐言道：「此事實不能在兼顧。但弟素稱莫逆，不敢自外。薛親家處，弟可代言。」果有安排，另行覆命。設或不妥，令媳未出閣時，曾與小女輩同居數載，深為閨中至好。即接到弟家與小女連房而住，並將伺候丫頭、僕婦帶來，未知老先生以為何如？」梅翰林聽言，滿心歡喜，站起來打一躬道：「老大人如此厚待，弟雖異姓，何異同胞。此事亦不必向薛親家斟酌，即將小媳並僕人輩，候弟起身時即送來。種種承愛，統泐心版，知己前，弟此時亦不套

謝。」二人說話投機，連進數觥。撤去小碟，端出大盤大碗菜來。梅翰林不勝酒力，連連催飯。飯才吃完，忽報薛蝌來見。賈政吩咐請來，即一面迎將出去。

不一時，薛蝌走進內書房，先與梅翰林見禮，並與賈政打躬請安，遂在椅上按次坐下。說了幾句閒話，賈政便問：「薛蟠近月可收些心嗎？」薛蝌答道：「小姪的哥，近日很知好歹，酒已戒了，現同張伙計回金陵家裡，再往蘇州置貨，約得明年四月初才可回京呢。」賈政聽了點頭說好。薛蝌便向梅翰林說道：「小姪聞親家太爺榮行在邇，不知舍妹可同回南，仍在京居住？小姪兩次到府，未及遇見，並妹夫亦公務出門。家伯母甚實惦記。聞老伯大人在賈姨太爺這邊，因著小姪來此討個示下。

梅翰林尚未回言，賈政接口說道：「我因此事，正欲造府見令伯母商酌。」便將與梅翰林所議，細說一遍。薛蝌聽了說道：「此說很好。但小姪與家伯母業經議定，小姪處有東小院書房七間，緊靠內室，現在打掃乾淨，安設廚灶，諸皆妥當。在姨太爺這邊原無不可，但舍妹究不如在小姪處，尚屬娘家，諸事似覺稍便。小姪見淺，尚望二位老伯大人上裁。」梅翰林聽完，便笑著向賈政道：「薛二兄此議真出萬全，應照此說安頓。且與宅上相鄰，即同在府無異。弟起身前送小媳過去，無容再議。老大人高誼，即同身受。」賈政細思薛蝌所言甚妥，不便相強，亦即點頭稱善。

一巡茶罷，梅翰林起身謝酒，遂同薛蝌出大門，並不坐車，就便走人薛蝌家去。賈政遂歸上房，將此事告訴王夫人得知，王夫人亦道甚好。

臘月天氣易過，梅翰林將寶琴送到薛宅，即起馬赴江西考試。當下寅好公錢，惟賈蘭親備程儀，並同門皆送城外十里方回。傍晚到家，見過賈政、王夫人及母親李紈，皆各放心。

不數日間，離年已近。烏莊頭送到常例，仍照舊例分送。惟今年收成很好，糧食又值錢，交上租價，較往年幾多一倍，約銀八千餘金。賈政吩咐賈璉收入支房。打發莊頭去後，又蒙皇上恩典，將世職俸俸年底先支一半，餘照例二月再領。封印綁，戶部書辦又將山東司郎中應得餘平飯食及向例規矩，約銀四千餘金，送交門上林之孝手內。林之孝稟明賈政，亦命交賈璉收入，總作年費開發，便覺不甚拮据。

轉眼即到年除。賈赦、賈政率合族子姪輩在宗祠設祭叩拜；邢、王二夫人亦率諸媳及各姊妹分班行禮。彼此叩節已畢，賈政回到榮府上房，王夫人亦在東府回來。夫婦對坐，念及寶玉，無不傷感。遂傳命今歲家下一切不必拜年。並命在寶釵房內擺設年酒，著探春、李紈皆同敘飲，此即王夫人偏疼寶釵之處。

明晨五鼓，歲次丙戌，賈政上朝朝賀，並拜北靜王、南安郡王，及各衙門大人諸同寅，直到傍午方回，到家廟行禮後到府，仍照年除吩咐，遂到上房王夫人處憩息。因老太太服制未滿，一切年酒概辭不領，家中亦不請客，倒比每年省了許多煩擾。

條燈節將近，寶釵漸覺身體忪重，似乎臨月光景。賈政十四日自衙門回來，將到府門，忽見包勇及周瑞數人同一和尚嚷吵。原來此時包勇已派門上。只聽和尚高聲說道：「我出家人好意，又將寶玉找著送來，不將所許萬金拿出相謝，倒反嚷叫，是何道理？」包勇氣得連話也說不出來，惟周瑞大聲嚷道：「你說找著寶玉，現在何處，問你要人，你又沒有。此係榮府，我老爺現管戶部，豈容你們在此撞騙。不交堆子到提督衙門，你也不怕了。」

正吵嚷間，忽見賈政車到，遂皆垂手伺候。那和尚一見賈政下車，便即走一步，向賈政打一稽手。賈政舉目，吃一大驚。原來這和尚即向日在書房點化寶玉還玉的那位頭陀。賈政當即作揖，連忙請人奉茶。和尚見賈政為禮，遂笑吟吟的說道：「居士既認得老僧，可謂有緣。我有紅藥一丸，最救產難，送予居士，不可輕看。後若得了寶玉，老僧再來索禮便了。」遂在布袋內取出紙包丹藥一丸，遞給賈政。賈政才接到手，打開紙包，尚未看清是何丸藥，和尚早已忽然不見。

合府眾人無不詫異，賈政卻看作尋常，吩咐家人不許傳說。即一面走進府來。心裡因惦著寶釵臨月，又值和尚送藥專治產難，未免躊躇。遂拿藥直進上房，將前項事說與王夫人聽了，王夫人亦甚駭異。打開藥看，係一紅丸藥，別有異香。遂向賈政說道：「此事甚奇，必係佛天保佑，著真人送藥給寶釵臨月之用，亦未可知。」賈政連連點頭說：「太太此言很是，可將此藥收好再看。」

言尚未畢，忽見寶釵房內柳五兒走進房內說：「回太太，從早二奶奶即覺腹疼，不許傳言。此刻疼的很利害，驚兒姐姐著急，瞞著二奶奶教我給太太送信。」賈政、王夫人一聞此言，又驚又喜。王夫人因寶釵臨月，已將穩婆沈姥姥留住愛中，遂著傳到，同王夫人急到寶釵房去。並一面給薛姨太太信，即請過這邊來，不可遲滯。彼時李紈、探春，平兒皆得此信，前後都到寶釵屋內。

再說王夫人同沈姥姥，並帶周瑞家的、李貴家的及：五釧、彩雲等先到。只見寶釵靠著桌子站著，雙眉緊皺，滿面涕痕。工夫人一見，心疼不過，連忙問：「我兒覺到怎麼？地下太冷，快上暖炕坐坐。可吃些什麼湯水來？」寶釵回說：「不覺怎的，惟覺腹內抽腸刮肚，疼得利害，坐也不好，站也不好，不知要怎麼樣的。」

正說著，薛姨媽同香菱、邢岫煙也皆走進門來。薛姨媽不及閒說，便問沈姥姥：「二奶奶可見些什麼？」沈姥姥說：「尚未見紅。我才拿脈看，迴像是得半夜的才是時候。」薛姨媽便問寶釵：「今日姑娘可曾吃些東西？」王夫人接口說道：「我這裡正在勸他，姨太太所問甚是。」即一面吩咐柳五兒：「你可快去叫你媽做碗雞絲清湯燕窩來，亦不必另用什麼，或盛碗京米香稻飯即夠了。」五兒連聲答應出去。王夫人遂著寶釵上炕，靠褥墊高背後坐下。

不一時，柳五兒同他母親柳家，將燕窩湯及香稻飯一盤，用暖碗蓋著端來。炕上擺下桌子，雪雁連忙將湯盛好放在桌上，遂擺下烏木筷子一雙，下菜二碟。寶釵並不想吃，卻不過王夫人、薛姨媽再四勸著，吃了半碗燕窩湯，又要京米飯吃了一小碗。兩位老人家甚是歡喜。

漸漸天色晚將上來，五兒、雪雁點上蠟燭。忽報李紈的妹子李紋、李綺到了，又報本家的喜鸞、喜風二位姑娘聞信，皆下車已進大門了。遂同李紋、李綺一齊來到寶釵房內。請安問好已畢，探春遂向李紈說：「二嫂子屋裡不甚寬綽，我們何不邀著眾姊妹皆到大嫂子房內一坐，豈不甚便。」王夫人聽見遂開口道：「探姑娘此言很好，即煩你代東替我照應，即在你大嫂子處擺飯給眾位姑娘吃罷。」當下李紈、探春即邀邢岫煙、香菱、李紋、李綺並喜鸞、喜風、平兒，皆過李紈這邊坐下談笑。不題。

且說寶釵上炕後，已將起更，覺到肚內疼的實在難過。因其為人端靜，漸漸亦忍耐不住。薛姨媽正欲著沈姥姥試水，忽見薛蝌著老李媽進來稟道：「寶琴晚飯時好好坐著，掌上燈來，忽覺腹內微痛，隨上炕坐了，覺道好些。家中人只聽得天上鸞鶴飛鳴，笙簫遞作，一陣異香撲鼻，寶琴姑娘隨添了一位小姐。更有件奇處，小姐右手內擎著金小如意一柄。連姥姥並未及叫，蝌二爺現著老嚴嬭嬭扶著，叫快清老太太過去要緊。」

薛姨媽聞言，連忙站起，向王夫人說道：「寶琴日子尚早，倉促分娩，多未預備，我得自家過去，稍遲再來。」王夫人連聲道喜，隨說：「姨太太快些該去，此處有我，不必惦心。」薛姨媽才要舉步，仍又看著寶釵。此時寶釵聽見妹子添了女兒，心中一喜，便覺疼的好些。遂向薛姨媽說道：「媽媽只管過去，我身上此刻覺得好些。」薛姨媽遂即走出外間房來，王夫人趕著要送，薛姨媽再三辭了，候香菱、邢岫煙到齊，便急急到自家家裡去了。

王夫人回到寶釵房內，乘著寶釵歡喜，又勸著將人參湯喝了數口。忽又疼的利害。王夫人猛然想起今早和尚所給藥丸，因命彩雲去取，只見賈政已著琥珀將藥送來。此時天交二鼓以後，即忙將藥放在寶釵口內，用水送下。忽聞半天一派仙樂繚繞，悠悠揚揚，漸到榮國府寶釵臥室脊上，府內無大無小，男女老幼，無不詫異。連賈政聽了亦甚驚喜。